

散文诗

博古斋

犁之经

叶梓

《易经·系辞下》载：“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剡木为耒；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作为原始社会中最早的挖土农具，耒与耜起初都是木头做的，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农具。后来，随着耒、耜的不断普及，逐渐成为农具的代名词，以至于现在一提及耒耜，就知道是农具的总称。为什么这样称谓，因为耒耜听起来挺雅致的，所以，耒耜之用在文学作品里居多。

但是，耒耜一词，在陆龟蒙的《耒耜经》里，是专指犁的。也许，这是一位诗人的首创吧。他在《耒耜经》的开头，首先解释“耒耜”的含义：“耒耜”是农书中的用语，是“学名”，人民群众习惯上把“耒耜”叫作“犁”，这也就是说，在《耒耜经》中，“耒耜”者，“犁”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一册《耒耜经》，实为犁之经也。

其实，这只是一篇并不长的文章。

《耒耜经》连序文包括在内，只有633字，但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一本古农具专著，而且写得层次分明，条理清晰。《耒耜经》里，陆龟蒙详细记述了我国犁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曲辕犁的11个部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，从而成为研究古代犁型最可靠的文献。除此之外，《耒耜经》中还对比、砺磔、碌碡等农具略有描述。据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农业博物馆，依《耒耜经》的原文复制了曲辕犁以供展览陈列。这两家博物馆我都没去过，所以没见过。

一个大人，干吗要给一种农具写“经”立传呢？

农业文明独占鳌头的古代中国，稼穡农耕是大事，无论高官富贾还是黎民百姓，都对农具充满敬意。在陆龟蒙看来，如果一个人只会吃饭睡觉而不了解庄稼种植、不知如何使用农具，就等于不懂人生的真谛与意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提倡向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和淳朴的生活作风。作为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，陆龟蒙能有如此先进的思想，是十分可贵的。而且，他不但这样说，还在晚年隐居甫里时躬身参加农业劳动，考察研究农具，撰成专论，传与后人。

这是让人多么向往的晴耕雨读的生活啊。

《耒耜经》问世后，先收入《笠泽丛书》，后又收入《甫里文集》，并得到了一致好评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称赞《耒耜经》“叙述古雅，其词有足观者”。及至元代，有人将《耒耜经》与《汜胜之书》《牛宫辞》并提并论，誉为“农家三宝”。就连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白鲁兰都这样夸奖，《耒耜经》是一本成为中国农学著作中的里程碑的著作，欧洲一直到这本书出现几个世纪后才有了类似著作。”

在我看来，陆龟蒙撰写《耒耜经》，是一个内心澄明的诗人对古代农业文明的深情遥望，他甚至想借助一把形而下的犁，在中国大地犁出一朵富足、质朴的精神之花。花蕾上，摇曳着古典与历史的光芒。

踏入春的门槛，心灵便在春光里踟蹰。刚冒尖的嫩绿在春风和暖阳的鼓动下，熙熙攘攘地挤进田园，漫上路畔，甚至爬上门前的台阶，善意地沿着墙角滚一道绿色的花边。没有花儿点缀，绿草不卑不亢，抓住生命的春天率先恣意地生长，碧绿着，妩媚而动情。

草地上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朵，娇小、嫩绿、鲜亮。轻轻地拨开花丛草一看，鲜花之下还有一层待放的花蕾。他方开罢我登场，要不了几天工夫，蓓蕾们就齐刷刷举起花冠。桃花、梨花和杏花的花期是摆在春天里的流水筵席。我在浓郁的花香里流连，终也弄不清是花朵带来了春天？还是春天带来了花朵……

不经意就见到了垂柳，垂柳是树世界里的资深美女。它用千缕柳丝伴着万般柔情轻歌曼舞。柳条上爆出鲜嫩的秀眉叶，油嫩油嫩的，让人不忍盈握。我的双眸与它相对的一刹那，如触电般颤抖，被一股叫作无限的冲动击中了心脏……

我听见了小河的潺潺流动。冰雪融化了，小河丰腴了起来。几只鸭子从河滩上扑通一声跳进水中，时而漂游，时而扎起猛子，时而曲项而歌。

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春天投之以虔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。春天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色彩、芳香和甘甜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即使遇到了挫折和打击，也不必悲观，不要绝望。有了春天的存在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让我们在透明的春光里闲庭信步，看

春天来了

葛道吉

草长莺飞，听鸟语花香。就这样，已是春天。

春的脚步

哗啦啦一声炸响，凝聚着冬的生动的标本突然破裂，湖泊敞开了胸膛，露出春的容姿，迈着蹒跚的步伐，沿田间的渠畔径直走来。

头戴耪耳帽的老农停下手中的锄头，礼貌地在麦垄里直起腰，向小河边行走着的老朋友——春，表示了二月的问候。

孩子们奋不顾身扑向了春的怀抱，在小路上追逐着饭后撒欢儿的兴奋，顾不上额上蚯蚓般的汗虫和嘴唇上的滑溜，把裹了一冬的外套和轰轰的喘息，统统挂在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胳膊上，头上那顶帽子也甩进了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目光里。

头上打着蝴蝶结的小丫，举着脚让外婆系松散了鞋带儿，外婆极认真地系上了比鞋带儿长几倍的叮咛。晒谷场上的诱惑，使小丫根本听不见外婆的声音。

渠岸上有蚂蚁在搬运冬留下的碎片，燕子的翅膀上驮来了鼓点般的蛙鸣，空气妩媚柔软着姿态，把一双花蝶精美的舞蹈，表演在了飘逸着的柳梢。不觉间，无声无息的藤蔓伸出稚嫩的触须，在温煦气流的抚摸里，悄悄就伸进了春天的门槛。

早晨的光阴，树梢举出一把锋利的剪刀挥舞着，深情地向冬招手致意。再见！一年一聚会！

然后，春的脚步踩着小河边的草尖，走成一排婀娜的河柳。

春在窗台

春在窗台上。那是一扇古旧的窗户，木制的窗棂上有精细的浮雕，已经有点模糊了，好像是一只鸟，在几朵不知名的花间啼啼。春听着它的叫声，清脆悦耳。

枝头的嫩芽是恋着春的情影，装点着绿树的梦。微风轻拂，把欣喜与惆怅洒向窗台，散发出幽幽的芬芳。

就那样倚在窗台上，那扇古旧的窗户，框着春清秀的脸庞，还有如晕染一般的柔柔美美的阳光。

春在窗台上。那是一扇金属明亮的窗户，塑钢、铝合金的窗棂上有明快的线条，光照着，把长尾巴羽翎投进窗户，引风招蝶。春日睹着五彩的缤纷，醉了明媚。

池塘的白鹤是春和水的讯息，演绎着冬的滑稽。月光飘洒，把希冀与憧憬泄向窗台，映散出生动的图画。

就那样倚在窗台上，那扇明亮的窗户，映出春婀娜的身影，还有如山体一般的强壮强壮的阳刚。

时光从屋前的窄道经过，很少注意到窗台上的春，偶尔抬起头，却只见一扇古旧的窗户或一扇金属明亮的窗户。抑或注意到斑驳的树影间隐约的那张清秀的脸，还有一点红红艳艳的影子，那是窗台上那盆小花。它还是花苞的时候，春也就注意到了，现在的的确是红艳的色彩。

春在窗台上。它用风的手笔描绘出大地的风景。



梅花开时天下春 李可染

知味

渍酸菜

高维生

家乡的酸菜是普通的菜，无论走出多远，特有的味道和情感，别人不会理解。

酸菜是用大白菜渍，操作过程简单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大白菜在北方的秋天随处可见，过冬必备的菜，冬天人们靠着它熬过寒冷的日子。东北人吃白菜有多种吃法，除了炖、炒、溜，还吃冻白菜。秋天将无心的白菜丢到房顶，既省地方，也不用操心费力地经营。吃的时候，取下来拾掇干净就可食用。

我喜欢吃酸菜，母亲渍的酸菜吃多少没够。秋天各家最忙，买的白菜上千斤，每天打开晾晒，天黑前一棵棵地码上垛。搭成麦秸垛的菜垛，叶向外，根朝里，围成圆形，防止夜里霜冻。我家做着入冬前的准备工作，把腌酸菜和咸菜的坛子、缸洗刷一遍。大缸过了春天完成任务，从屋里搬到后院的墙根，倒扣在地上，防止积攒雨水，招来蚊虫和苍蝇。锅台和窗子之间，有一小块空间，一米多高的缸放在那不得事。渍菜要先烧开一锅水，洗净的白菜在热水中浸一下再放到缸中。浸时间长了也不好，要掌握火候。白菜在缸中一圈圈地排满，然后放淡盐水，压上块石头。

天气一天天冷，屋子里的温度和外面相差悬殊，酸菜缸中飘出酸菜味，冬已很深了。

酸菜是家常便饭，来客人是应急菜，从缸中捞出酸菜。炖一锅酸菜粉，热腾腾地端上来，上几碟小菜，烫一壶热酒。吃酸菜离不开白肉，光瘦肉炖不好吃，酸菜吃油，白肉煮进去，豆腐一样的嫩，吃时不那么腻人。冬天很多人都爱吃火锅，酸菜火锅吃时讲究，酸菜切得细细的，放上土豆粉丝和冻豆腐，再加上炭火散出的炭香味，充满温馨的回味。吃火锅的佐料有讲究，有韭菜花、辣椒油、蒜泥、葱末、香菜、酱油、腐乳，最后倒一点香油。放在碗中调好，从锅里夹出菜蘸着吃。我的祖母是满族人，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，接人待物方面极热情、真诚。祖母的刀工好，酸菜切得粗细均匀，小菜摆得漂亮，不能随便地出现在客人面前。

酸菜的吃法种类多，包水饺，炒肉吃，炖粉条。漫长的冬天，我家没有新鲜的蔬菜，只能变着法吃几样传统菜。

吃久了，对酸菜有了情感，一段时间不吃有些想它。小孩子感冒咳嗽，熬一茶缸酸菜水，热乎乎地喝下去，老人们说镇咳，不知谁发明的偏方。出门远行时，包酸菜馅的饺子，保佑出门人一路平安。

我腌酸菜长大，家乡的人都喜爱酸菜。

新书架

《超级识谎术》

姜涛

从本质上讲，说谎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工具，也是洗脑术的惯用方法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撒谎，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骗子和谎言。

本书将向你深层揭示一些社会生存法则，告诉你怎样用别人的眼睛观察世界，怎样直接有效地对他人、对自己进行必要的改造。

美国国防部认证高级军事审讯专家、华盛顿肢体语言研究所资深讲师丽娜·西斯科，在书中首次揭示了她自己独创的R-E-B-L-E识谎五步法，教你识人察心的秘诀，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交高手！

作者丽娜·西斯科，美国国防部认证的高级军事审讯专家，曾参加关于“9·11”的全球反恐战争，也在塔塔摩监狱工作，还从事过国防部情报人员的训练工作（针对检测欺骗、审讯、战术提问等）。

另外，作者有超过11年的跨文化交流经验，是华盛顿肢体语言研究所的高级讲师。这是作者首次结合自身实践，系统讲述如何快速识别欺骗和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第一本书。

单位里争取最大的人生效益。可是，真正的精品，又必须由漫长时间的锻造与检验，时间含量，往往体现或判定着历史或文化的分量与品质。嵩山就是这样一种珍存在时间深处的精品，也是一道快与慢悖反的哲学命题。

嵩山，定格在时间里，是名副其实的鸿蒙地祖，又是一脉文化灵根，聚天、地、人为一统，熔儒、释、道为一炉，炼成天心、凝为地胆，造化天地之中，成就了“中”的文化认同，被琢磨成一座钟表的表轴，华夏历史的时、分、秒针，就是围绕这个表轴循环往复，而得以生生不息，蹒跚前行！

古老的嵩山，以在时间长河中坦然故我傲世；被大室、少室环抱的经济强县(市)登封，却以从深山沟到世界级旅游名城的迅猛发展赢得声名。数十亿年巍然耸峙的峻极绝壁，与数十年后就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的高楼大厦，相生相容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时空架构。在永恒与嬗变的交错中，登封市民似乎又喜欢放慢生活的节奏，赏悦那时间堆积的自然奇观，和历史沉积下的文化景观，而这些自然与历史的财富，恰是登封赖以可持续发展的稳固根基。

在嵩山脚下咀嚼时间，有陈年老酒的醇香沁人肺腑，深厚绵长。在整个社会追逐速度以快为荣，而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在虚拟空间虚度时光的今天，来到登封，不妨也慢下脚步，在40亿岁的地质天书、23亿岁的嵯峨群峰、5000岁的将军柏、4000岁的古城、2000岁的汉三阙、1500岁的嵩岳寺塔间，抚摸岁月，溯流历史，品读时光，也等一等我们的灵魂。

商城钟鼓

在嵩山等一等灵魂

韩心泽

天地倏忽又增寿一岁，身居中岳嵩山脚下，则不必为白云苍狗、白驹过隙感喟。随手舀一瓢清莹的逝水，就一口厚实的嵩山历史，静静地咀嚼时间，会有别样的滋味。

时间凝固在嵩山，以山的形态，以树的形态，以塔的姿态，以阙的形态，以浓缩的形态，以堆积的形态。

嵩山有富集的时间标本，几十亿年的沧海桑田，太古代、元古代、古生代、中生代、新生代“五世同堂”的地质地貌，峰峦错落，岩峰参差，簇拥环绕，跌宕绵延，分明是时间的压缩与变形、岁月的抽象或具象。在众多世界地质公园中，嵩山正是以时间年轮的层级与密度，为自己赢得满满的盛誉。

世上最难抗衡的是时间，嵩山偏偏喜欢和时间对峙。混沌初开，不知已经历了多少番海枯，历经了多少劫石烂。可是，自地球初生，“登封架岩”就盛开在嵩山山坳里，作为测定的中国最古老的岩系，它还将继续现身讲述地球的童年故事；而嵩山脚下两棵将军柏的价值，也不在于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颠倒大小的论争，而在于五千岁的老树与时间抗争的生命韧性；中岳三阙雕满汉代世俗风情的石头身躯，也是文化的顽强与时间的无声抗衡。

嵩山，也是“中国时间”的肇始之地。在登封市告成镇西侧的王城岗遗址，“禹都阳城”的白陶、青铜残片，记载着华夏大地建立国家之始；而地处告成镇区的周公测景台和元代观星台，则是中国最古老的两把校准时光刻度的“量天尺”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余儿这办法坑人行，挣钱还没准顶用不顶用呢。“李二冬”应道。

两人追了上去，没追多远，直接原地笑翻了。

那帕萨特像抽筋一样，“呼通通”一阵，直接熄火了。重点，再走几米，突然像放了个响屁，又熄火了。车主焦急地下了车，泊在路边，打起了电话。

不一会儿，一辆装着起重臂的拖车驶来了，拖走了这辆倒霉车。

这时候，豆晓波也在另一个小区蛊惑着另一名保安，这儿不太顺利，任凭他说来说去，那小保安翻着眼睛瞅着他就是不吭声，把豆晓波得没话说说了，气呼呼地对他道：“我说哥儿们，你真不干嘛，不干脆倒。”

说着扭头要走，可不料小保安叫住了他，伸出两个指头：“一个二十，别想蒙我，进了你们汽修厂，一宰就是好几千。”

“哎哟，你不早说呀！给你，快去。”豆晓波笑了，敢情这小家伙不是品德太高，而是嫌价格太低，他哪嚷着修车这帮奸商，不过自己为了几百块也心甘情愿地当

上奸商的帮凶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保安也假装在小区来回巡逻，不少靓车的排气筒里都塞进了黑乎乎的一团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驶出小区的车辆里，不少都“呼通通”熄火了。

又有救援清障的来了，照例拖走了求救车辆，按车主要求就近送往汽修厂或者4S店。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这小小的细节里也会有什么猫腻，事实上就算有也被掩盖住了。送进汽修厂，单子下来，不是发动机大修就是更换排气配件；4S店也不行，故障查找中，等等。

杜立才一行五人追到了临江路花园小区时，那些人的方位已经开始动了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们似乎并没有再继续什么异常行为，摆摆头再扑克牌骗钱的，此时悠闲地坐在马路上喝汽水，自得其乐地不知道在笑什么；贴小广告的失业了，不过此刻脸上没有失业的郁闷，不时地和亭里的姑娘搭讪；另一位正隔着铁门和小区外的保安在窃窃私语，那贼样，杜立才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。

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熙

攘的小区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辆，处处充斥着平静的气氛，从来都是这样，如果有异常，有偷抢拐骗之类的，人群肯定马上就乱了。

一直转悠了两个小时，一行五人愣是没有发现什么，杜立才在步话里通知收队，一直隐藏着形迹生怕被学员们发现的高远临走时才“咦”了声，看着一个地方发呆。林宇婧问发现什么了，他指着一辆清障车道：“你看，这才多大一会儿，都拖走三辆车了……”

晚八时，鼠标、豆包、李二冬、熊齐齐聚到了临江路的一个深港救援分部，也就是一个汽修厂而已，不过是顺应在私家车和车首剧增的形势拓展了即时救援业务，说得再白点，就是你抛锚到哪儿了，我就到哪儿把你拖回来。

老板是位身材巨肥的矮胖子，长得像QQ车的造型，眼睛像车灯一般巨大，他对车面前虎视眈眈的几位北方佬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掩饰不住眼睛里的愕然。一张、一张，他蘸着唾沫，数了一张又一张，厚厚的，一摞钱，啪摔到余罪面前，余罪数也未数，笑道：“聂老板，这事你可占便宜了，

连载



明天还会有的，可你拖辆车就二百，算起来给我一半都不到。”余罪在严肃地计算着聂老板的收入，那心疼样子仿佛是自己出血大拍卖，亏大发了。不过聂胖子此时只顾惊讶，没发现其他，前一天这家伙上门大言不惭说要帮即时救援的业务拓展十倍，前提是你第一天的收入三七

开，对方要七成，这生意精哪会相信这等奇事，平时不过一天六、七辆的，十倍是个什么概念？等于是汽修厂不用开了，直接拖车就发财了。

他答应了，也给了个前提，就是给拖车加满油，反正里外赔不了。

结果从上午就开始了，临江路一片疯也似的打救援电话，上午拖了三十多辆，于是中午多调了两辆救援车，到现在还在忙碌着。他倒不在乎给这帮后生的小钱，只是他奇怪这些人是怎么办到的。

对了，肯定是蓄意破坏的。聂老板盯着收钱钱的余罪，一把揪着他的胳膊问道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商业机密，这怎么能告诉你？”余罪严肃地看了他一眼，像是怕被占便宜一样。

“你不是搞破坏的吧？要出了事我可记得你，我这厂里有摄像。”聂老板威胁着，那钱挣得他有点心虚了。不料余罪一伸手指道：“三个探头，NEC的镜头，一定要把我照清楚点啊，省得将来

找不着我，走。”余罪一挥手大气地要走，聂老板的兴趣被极大地挑起来了，敢情人家根本不惧，那这商业机密对他来说吸引力就够大了。他小跑两步拦在余罪前头，刚刚惊悚的脸立时堆着一脸笑，挽留道：“别急嘛，小兄弟这么聪明，到我这儿干，一同赚钱，亏待不了你的。”

哥几个庆祝喝得酒意微醺，直痒痛快。余罪那脑子一动，一天就捞了几千。

踱步间，李二冬心动了，拽着余罪问：“余儿，这钱挣得太容易了，要不咱们再干两天？聂胖子都请咱们了。”

“言多必失，事多必露，那事能多干呀？滚一边去。”余罪道，气着了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李二冬舍不得了。

“十个车主里九个车盲，可就算只有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，就坏事了，只要逮着你塞人排气筒的，不得揍你个半死呀。”余罪道，有些事只能干了就跑，比如这类恶作剧，千万别想长期致富，

太危险。

想想也是，这法子太糙，怪不得余罪包到钱后就警告去糊弄保安人家根本不惧，那这商业机密对他来说吸引力就够大了。他小跑两步拦在余罪前头，刚刚惊悚的脸立时堆着一脸笑，挽留道：“别急嘛，小兄弟这么聪明，到我这儿干，一同赚钱，亏待不了你的。”

“你这骂我呢，还是夸我呢？”余罪哭笑不得，李二冬却插话了，不管怎么说对余罪能想出这办法来还是挺佩服的。问到犯罪心理学，余罪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研究成果，那就是他说的这句：“根据我的研究表明，犯罪的最高境界是：别人犯罪，我能收赃；我要犯罪，有人顶缸。”

众人又是一笑，这个贱人办事向来很贼，不过这次是解决兄弟的窘境了，谁也没为难，反而赞誉之言滔滔不绝，终于有人听不下去了，是熊到飞。他猛地喷了下去：“笑，笑，笑个毛呀？这要出了事，看你们还笑得出来吗？”

“能出什么事？”李二冬不屑道。